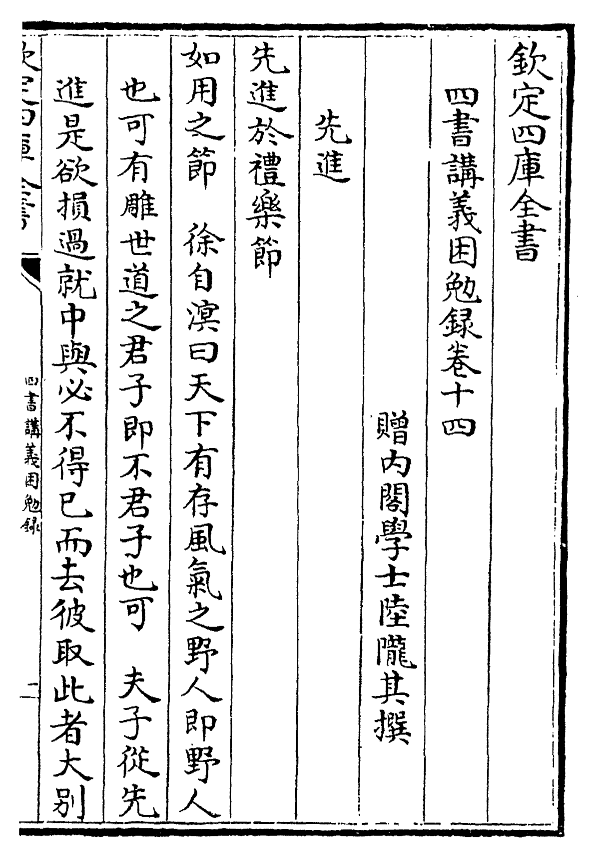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四書講義困勉録卷十四

贈内閣學士陸隴其撰

先進

先進於禮樂節

如用之節　徐自溟曰天下有存風氣之野人即野人也可有雕世道之君子即不君子也可　夫子從先進是欲損過就中與必不得已而去彼取此者大别

語類引禮與其奢及孟子鄉愿狂狷等説頗混不必從

馬鍾陽曰此非徒從權救世之論實乃萬世作禮樂者之凖　此與大全蒙引有别須識得　監二代從先進問為邦三章雖互相發而又有不同監二代是表憲章之心從先進是挽文勝之獘答顔淵是立萬世之凖雖可相通然須識得本章賔主

從我於陳蔡者節　徐玄扈曰唐虞之際有君臣成周之家有父子夫子陳蔡之厄有師友皆千古竒會

念陳蔡而因及從我之人念從我而因有不及門之感總是不忘其相從於患難蒙引謂重在上句極是觀此則知聖人得志必無烹醢功臣芟夷骨肉之事矣

德行節　沈無回曰本重與難之人而冠以四科者亦見聖門多材即小小聚會亦無不備況杏壇洙泗之閒乎　聖人之思重在情弟子之記重在道所謂重在道者有三見聖門之多材焉見聖門之因材焉見

裁成之猶未至焉口氣當云夫既相從於患難則不必有德行有言語政事文學而可念也而况乎其皆有之也既相從於患難則德行者不必成其為德行言語者不必成其為言語政事文學者不必成其為政事成其為文學而可念也而况乎其各成之也既相從於患難則德行而兼有言語政事文學言語政事文學而兼有德行猶之可念也而况乎其偏具之也皆是發聖人之餘意然又須知記者正意只重多

材若因材裁成又是其餘意也蒙引說約皆有分寸時文有以惜諸賢不得與明良之會而歷患難之中為解者此又是餘意外之餘意不可不別

回也非助我者也節　註默識心通無所疑問大全分貼非助我無所不悅存疑謂俱當安在無所不悅上蒙引謂俱安在非助我無所不悅上看來都不是依大全則本文兩句似俱作深喜看了依存疑則本文兩句似作一抑一揚看了蒙引雖已得之然愚意以

默識補在無所不悅下似尤妙葢本文兩句俱是若有憾之詞而深喜意在言外補在下為穩也　此節與不違如愚同然不違如愚下有賛回之詞而此節無之須在言外補出此與語之不惰亦同然語之不惰是賛回之詞而無所不悅是若有憾之詞葢雖是一意而又不可不知分别也

孝哉閔子騫章　析疑曰閔子騫未嘗處人倫之變後母之偏亦常事耳况因一衣而其父逐之則母非悍

也以一子寒三子單之言而父母昆弟皆感則非强
弗友者也　徐子久李東一二説雖有至理然依註
自妙不必更鑿葢集註之意包得此等議論　譚梁
生曰大全胡雲峯謂閔子後母蘆花事出自韓詩外
傳今考韓詩外傳實未載此事而闕里志孔庭記諸
書備載之
南容三復白圭章　李東一曰夫子於南容之謹言則
妻以女於閔子之不言則嘉其能中於仲由之妄言

則斥其野於子貢之多言則嘆其不幸於宰我之能言則欲觀其行於仲弓之簡而不佞則謂之可使南面其欲門人之不尚言如此 張彦陵曰擇配只帶言之 大全辨卓菴張氏曰三復白圭妻以兄子則知利口捷給者孔子所不取也東漢節義非不彪炳而寵山謂其不聞道葢修身淑世誠不在語言口舌閒也回如愚而足發閔子不言而言中士必有玷不可為之心然後發言舉事必衷於理明道謂神宗曰

使臣拾遺云云此與孔子取南容之意合後世宜類推之　譚梁生曰南容三復白圭正不廢免刑戮之原本也南容嘗從孔子同適周問禮於老子及老子送孔子曰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譏議人者也博辯宏遠而危其身者好發人之惡者也南容實與聞之時孔子觀周入后稷之廟見有金人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誠能慎之福之根也口是何傷禍

之門也孔子顧謂弟子曰小子識之此亦南容所聞三復白圭有由來也宋史云吴祥妻謝氏其子名賀賀與賓客言及人之短夫人屏間竊聞之怒笞賀一百或僻夫人曰臧否士之常忽笞之若是夫人曰愛其女者必取三復白圭之士妻之今獨産一子使知義命而出語忘親豈可久之道哉因涕泣不食賀由是悔懼謹默　按刁蒙吉解白圭章亦載吴祥妻一條又曰易著括囊之戒書凛起羞之戒謹言者豈獨詩哉

季康子問弟子孰為好學章

顏淵死章　朱子曰孔子若有財必與顏淵為椁所謂喪具稱家有無者但不可以非義他求耳　有棺無椁見可以無椁吾不徒行以下見命車不可鬻　通節夫子只是自言其所以處鯉者即可明夫子所以處回者即可明顏路所以當處回者後二意皆在言外見　譚梁生曰顏路名字互異據家語名繇音由字季路則名字竟與子路同矣史記名無繇字路索

隱注繇音遥與咎繇之繇同音是也　又曰王肅云顔回少孔子三十歲三十二歲而卒是時孔子年六十一孔子年二十而生伯魚伯魚卒時年五十是時孔子年六十九計其年當在顔後今魯論顔路請車時孔子已言鯉死非魯論誤則家語誤矣魯論或設事之詞默按孔子年譜諸書孔子六十三歲在陳蔡顔淵尚從也孔子六十四歲反魯六十九歲孔子之孫子思生子伯魚卒後數月顔淵亦卒顔路請車此

其時也葢顔淵少孔子三十七歲耳不然子在而豫設此不祥語豈人情哉顔淵先子路死四年先孔子殁五年　按朱子論語序說反魯之年與此不同

刁蒙吉云念臺先生在林下往往徒行或引孔子之言曰以我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况都御史乎先生答曰我輩不如尼父處多矣曾不努力只這一事雖不如他何妨此可謂善學孔子者因念安步當車古人高致俗儒一官半職動欲誇示里閈莫不藉孔

子為口實亦惑矣　大全辯漢明永平十二年詔曰今百姓送終之制競為奢靡生者無儋石之儲而財力盡於墳土伏臘無糟糠之蓄而牲牢兼於一奠糜破積世之業以供終朝之費子孫飢寒豈祖宗之意哉

天喪予章　李空同曰非止悼傳亦以占廢也凡王之興天必與之佐孟子所謂其間必有名世者故益稷佐禹尹朱佐湯呂佐文武天豫生之雖烏水牛巷空

粲寂濱必全成之而置之王側夫聖門王佐止顏子一人耳今也早死不天喪予而誰喪哉　此章須識得道之因回為存亡者如何更須識得道有不因回為存亡者方妙

門人欲厚葬之章　蔡虛齋曰此處須以曾子易簀來參看蓋聖賢於道理直是要無纖毫之憾君子愛人以德意猶未也　厚葬不止是有椁看來必門人亦未必有財而委曲以為之也故夫子責之不然顏路

雖貧而門人之有財者以師弟之誼而厚葬之亦何不可之有　猶父也蒙引專以我之所是彼亦是之我之所非彼亦非之説存疑兼有教則從有事則趨有難則赴説蒙引較切　附譚梁生曰先儒謂顔子之死家貧而厚葬以不稱其有無為不循理若然則其失亦未大夫子何責之痛也且家自葬則宜貧薄曰門人厚葬之則不闗顔路矣與家貧何與故知夫子意不在貧也即富而有財豈遂當厚葬哉當曰賻

賵贈襚必不乏之人無論衣衾棺椁之不美而慮有干分越禮之舉動夫子不欲厚葬之意為其僭非為其貧猶不欲門人為臣之意也

季路問事鬼神章　他處不臘等多以費隱遠近言此章不躐等是以幽明始終言另是一様　就道理上看則理一而分則殊分殊而理則一就學者說則由明而幽由始而終者學之序盡事人之道則盡事鬼之道知生之道則知死之道者學之一各兼兩項朱

子意重有序邊程註專就合一處說故在圈外　程註一而二二而一似當兼理氣說所謂理一而分殊分殊而理則一唯氣亦然朱子謂氣則二理則一似未妥葢理氣原不相離似難說氣二而理一　畢竟依朱子解為妥　己亥四月廿四

呂伯恭曰子路問事鬼神問死之道葢以人與生吾所自知所不知者鬼神與死而已葢至理無二知則俱知惑則俱惑子路果知人必無鬼神之問矣子路果知生必無死之問矣觀

其鬼神之問可以占其未知人也觀其死之問可以占其未知生也夫子答之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此是提耳而誨之無非真實話世儒乃為拒子路之問豈不哀哉　程註此乃所以深告之也謂即是告之以事鬼告之以知死也呂伯恭說亦是如此　然須知其與圜內有別要知亦相發明故此題破當云聖人不欲告賢者以所難明而即以深告之矣如此則圜內外俱明矣　事人事鬼知死知生蔡氏以知行分然

須知人鬼邊亦有知生死邊亦有行但此各就其一邊言耳 孫淮海曰事人便有全綱常盡人道的工夫知生便有踐形盡性無忝所生的工夫 此是兼行說

子路所問夫子所答鬼神皆指祭祀之鬼神大全南軒張氏所列只是泛論鬼神非謂此章鬼神兼此數項也

蕭惠問死生之道陽明曰知晝夜則知死生問晝夜之道曰晝夜有所不知乎陽明曰懵懵而興蠢蠢而食行不著習不察終日昏昏只是夢晝唯息有養

瞬有存此心惺惺常明天理無一息閒斷才是能知晝這便是天德便是通乎晝夜而知更有甚麽死生

程註晝夜者死生之道也是就晝夜上見得與死生一理葢言在天地則有晝夜在人則有生死也陽明是就人之所以處晝夜説另是一解然可相發明

大全辨卓菴張氏謂知生死非生死聚散之説謂欲知其所以生之理耳如人之生也直集註引易原始反終專從氣化聚散上説非孔子立言之意小註

蔡氏輔氏皆傅會朱子不可從　按張氏駁註未是知生知死當兼理氣說若謂知氣聚故生則知氣散故死知生吾順事則知殁吾寧也麟士只主理言似偏若邢疏殊不見實落麟士反以為藴藉而嘆其妙吾不知也　存疑只主氣言亦偏也　須知謂知生知死當兼理氣之理乃當然之理與理一分殊之理不同 己亥四月廿四

蒙引曰誠敬原始反終字都是朱子生出令學孔子說話未可便說未能盡誠敬以事人

則又焉能事鬼未能原始而知所以生則又焉能反終而知所以死聖人語意自是藴而不露引而不發

按蒙引説即麟士以邢疏為藴藉之意者來還他實落為是何必為此影響之論　按蒙引此條開含糊法門

閔子侍側章　朱子曰誾誾是深沉底侃侃是發露圭角底行行是發露得粗底皆有疑必問有懐必吐無遮覆含糊之意　方文伯曰舊主剛足任道　四書

鏡曰進道貴於剛為其能振拔而有為也閔子數人皆剛德也此夫子之所喜也行行與侃侃異者侃侃只是剛直太著如十分中尚有一二分柔順處行行則純是剛而絶無一毫柔順矣始而樂之謂進道者剛也終而戒之謂僨事者剛也　譚梁生曰三子或和中有諍或直中有和而子路則純任剛健四子皆剛毅任道之器　存疑曰誾誾語録作和說而諍諍字不可用葢門人聽教之時用不得諍字存疑之辯

未是有疑必問有懐必吐非諍而何　聚斂章朱子謂冉求之柔弱矣何以有侃侃之風大抵求之質是剛柔叅半的　此章四子氣象兼容貌詞令言朱氏公遷專主容貌說者非

魯人為長府二節　其曰魯人者何是時政不在君而出於三家故賤而人之也三句一直說下如之何猶云有何不可不是商量未定之辭　改作意註只主勞民傷財說南軒以聚斂為說另是一意然似亦可

兼 大全辯芑山張氏曰王介甫知改作長府勞民傷財而不自知其新法之害百姓視長府為尤甚學不適用空言何益哉朱子采其說入集註亦聖人不以人廢言之意

夫人不言節 沈無回曰凡敝政之興有其幾而未有其形者君子言之太早攻之大鋭不足以止之而反激之使行閔子不斥改長府之非而第言舊貫之不必改夫子亦不必深言閔子之意而第言夫人之有

言必中老成謀國憂深慮危固如此　夫人不言二
句口氣言此人不糊亂說話但說者便中理意全重
下句亦以警魯也吳氏一正一反蒙引駁之極是但
蒙引謂此是相趕說與有弗學不遠遊兩處俱一樣
恐未是不遠遊是相趕說此與有弗學是以上句趕
下句非相趕也須辨　言必有中還是指平日魯事
還在言外見為是　饒雙峯就仍舊貫二句看出閔
閔氣象甚妙而蒙引之說若與相反者須知蒙引不

是駁雙峯但恐人誤認雙峯之説耳玩雙峯語中一似字便自無病然須知閔子氣象是後人從其言想像出來若夫子贊閔子處只重言必有中即夫人不言亦不過借以起下句耳至氣象從容在夫子口中並無此意沈無回以此意與夫子氣象對説最為得體 不妄發與氣象從容各自一意不妄發以未言時言氣象從容就言時説須辨 大全辯芑山張氏曰夫人不言二句只説閔子而長府不當改作之意

在其中想見聖人婉諷語氣不須更涉曾事或謂言字須照上仍舊不改意泛說者非此掩耳盜鈴之說最害義理

由之瑟章總旨　子路禀質兼人地位儘高但病在任氣質用事故夫子摘鼓瑟一節儆之令變化氣質以入道之室原不重鼓瑟也下節固是爲門人致解亦是許子路有可以入室之基使不懈於進耳無非造就之意　緼袍章先揚而後抑此章先抑而後揚

由之瑟節　舒碣石曰夫子別其瑟爲由之瑟峻其門

爲丘之門只以由字丘字相照不必增入北鄙中和

等語奚爲二字乃詰其聲音之所自來使由知所自

悟原是警省語不是鄙薄語李九我曰人於音聲最

不容僞爲所謂得之於心而應之於手者夫子此處

不專爲子路之鼓瑟發是要從心上做工夫

門人不敬子路節　未入於室與亦不入於室註雖一

以精微之奥言一以聖人之室言恐只是一様玩後

章語類林問一段可見子路與善人分別處恐只在不踐迹與升堂耳大全雲峯胡氏說亦未見分明註不曰未可因未入室而忽之而曰未可因一事之失而忽之者就一事之失亦足見其概故以一事言之勿泥看為妙　譚梁生曰子路德性有餘問學不足致廣大而未盡精微極高明而未能道中庸者也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章總旨　吳因之曰子張是寬綽的人常透頭些故曰過子夏是局促的人常欠缺

些故曰不及夫道極於中即這透頭處正是他欠缺處蓋不曾走到中的田地總謂之不及而已故曰猶不及若曰過與不及同是失中有何意味　此意亦須兼說　百方家問答又將此段作陶石簣說此等總是一時好奇之談甚不必辛酉　師商亦各有所長此章夫子獨舉其所短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節　張彥陵曰一過一不及就所學說資質是上一層　只兩開說不可較量

然則師愈與節　麟士謂首節中字須不說破方有下文一問謬子貢師愈之問明是謂過中者猶愈於不及中者首節何必不說破中字也蒙引存疑極明

過猶不及節　管登之曰顏子而下惟參賜二子深於道而近賜者唯師近參者唯商故曾子病子張難並為仁而子貢之問似加子張於子夏之上夫子之抑師亦微以抑賜也然則賜亦近於過參亦近於不及而獨無過不及之評者何也二子聞一貫之後皆能

變化其氣質也　註失之毫釐二句輔氏解雖非正意然亦可兼說

季氏富於周公節　孫淮海曰冉有聚斂非如後世箕斂之臣只緣他學術未純纔仕季氏便以政事之才施之即為處置調度以為職分當如此不知季非可附益之人不但富於周公不可附益雖不富亦不可附益也故夫子深責之　圈内註只重剥民說蓋剥民不但為季氏不可即為魯亦不可不但季氏富而

聚以益之不可即魯君富而聚以益之亦不可而況所為者季氏也所益者季氏也此不可中之不可者也然須知此是餘意所重在剝民若圈外范註則專重在偪君上孫淮海說所以發明范註也與圈内雖各有其妙然難並用　大全馮氏以用田賦解聚斂恐不必即指此葢田賦是魯一國之政不專在季氏冉求所以至此者一則以心術不明一則以氣質柔弱二意雖相連而又有不同其始之仕季者以此

二者其繼之為之聚斂者亦以此二者非吾徒也節　攻求者實以為攻季地也　刁蒙吉曰朱子以冉求之失不徒見於聚斂而見於仕季氏之初胡氏又以閔子之得不徒見於長府而見於辭費宰之初皆端本澄源之論　譚梁生曰時哀公患三桓之侈三桓亦患公之妄君臣多間國釁幾作矣夫子導哀公以自律維持康子以不二俾冉有宜力調護於其間匡救冉有因以匡救康子迨夫子沒康子

卒哀公不旋踵而孫邾矣

柴也愚章　徐岩泉曰人在氣質之中愛惜保護必有偏處得明人一點破轉移變化更自不難夫子於四子一一皆指其偏處示之政所以化工四子也　句句要見當學意能學以變化氣質則拘攣能通遲拙得敏誇誕反真粗俗成雅何氣質之足累哉　愚只是知不足而所謂知不足者不等或不知正理或不知通變皆是中庸是泛説柴之愚則專主不知通變

說故蒙引以為與中庸稍異　朱子謂魯自與不及不相似其義最精據此則此章不可以過不及分矣

回也其庶乎節　按屢空二字自何晏有虛中之解而龜山龍溪龔之自當一以朱註為正　首節二句萬歷己丑郝敬以造詣操守分者最確如此註中又字方分明　大全辯卓菴張氏曰人多言學者以治生為首務觀孔子稱回之屢空而不取賜之貨殖則知治生之說終是後人怕餓死非志士不忘在溝壑之

義他人無識見者不知為治生兩字壞却多少人急宜取孔子此說正之

賜不受命而貨殖焉節　觀大全朱子曰不受命在乎日不因其貨殖而言則知不受命與庶乎反貨殖與屢空反皆是言其所短億中則又言其所長此圈內正意而新安陳氏之所本也若圈外范註則以不受命貨殖與屢空反億中與庶乎反皆是言其所短此勉齋黄氏雙峯饒氏之所本也愚意圈外范註反直

捷可從若蒙引則既以勉齋之說未穩及以饒氏為拘云云是從圈內矣而又以新安之說為非蓋其意欲以不受命貨殖總承庶乎屢空而不分配也此又是一解然總不如圈外之直捷蒙引說附後　蒙引曰不受命而貨殖只一般蓋受命則不貨殖矣貨殖則不受命矣語意相喚應不必分看陳氏謂貨殖是不如安貧不受命是不如樂道殆非也　又曰註內子貢不如顏子之安貧樂道此樂道只帶安貧說

又曰子貢既不能安貧則亦不得為近道矣但不可以安貧屬屢空以樂道屬庶乎　又曰賜不受命而貨殖焉此二句道子貢之不如顔子處是言其短下句却舉他長處說勉齋之說未穩　又曰饒氏造道用心之說似未害然全依他說則是以不受命而貨殖對屢空以億則屢中對其庶乎似太拘耳聖人亦是信口說出未嘗立字骨也細思自覺煩碎　據蒙引諸條則不受命不樂道不安貧是一件不近道是

一件而不近道又即在不受命等見據圜内及陳氏則樂道二字當屬庶乎與不受命而受命當開説皆難理會故予謂不若圏外之直捷也　蒙引又謂使顔子稍留心於家計則亦不至屢空子貢非留心於家計則貨何由生殖余極不喜此説讀唐采臣屢空三句文自見其謬蓋處顔子之地雖求之亦未必即富而人固必求之此顔子所以為賢處子貢之地雖不求亦未必不富而子貢必求之此子貢所以不如

顔子　顔子之長不在貧在安貧子貢之短不在貨殖在不受命而貨殖顔子即富仍勝子貢以其能安者自在也子貢即貧仍不如顔子以其不受命者自在也

子張問善人之道節　張彦陵曰按道字舊作虚字看如云善人之所以為善人　方文伯曰此只就善人一時規模説非謂他究竟如此　饒雙峯曰上句是善人所以為善人下句是善人所以止於善人

書鏡曰不踐迹言不必模倣古人而所行自與之暗合者此正其天資之善處但其善者不過出於一時之偶合而欲其念念皆善事事皆善如聖人之作為則有所未能矣信乎質美者之不可無學也　不踐迹只就善人說見其比他人較容易不是謂踐迹必不好象山無回之說不可從依此則註自不為悪四字不必補矣大非　蒙引曰註中雖字然字似不必用來替聖人話此是朱子解書意若用以替聖人話

則聖人是評論他話不見是答子張問善人之道按蒙引說甚拘麟士反以為當何也　譚梁生以善人為狂有恒為狷恐不是

論篤是與章　袁了凡曰人知浮言不可信不知論篤亦不可信此夫子警切之辭

子路問聞斯行諸章　張彥陵曰按聖人之教只一力行怯者過退固不及行勇者過銳容有行非所行夫子以徵權抑揚之其要歸於使之行其所聞耳　有

父兄在不必泥定禀命亦是要他取裁意　取裁亦在禀命内乙丑九月

沈無回曰凡行合有時中之妙用二子各以氣質之成見障之夫子一進之一退之成見去而其中之神明變化自生矣非謂求必進而由必退也若一於進退又是執一矣　刁蒙吉曰此所謂因病下藥書之剛克柔克古人之佩韋佩弦皆此意也亦知其問之同而不知其人之異知其答之異而不知其教之同

子畏於匡章　姚承菴曰匡人其如予何夫子知天意必不死於匡人之手子在回何敢死顔子知夫子必不死於匡人可見聖賢自信處　袁石公曰聖賢重死生不敢一毫茍且其臨危廹之時自有達權之妙夫子恐顔子未可與權或見危廹之時不知夫子變通之妙而遂與其難故曰吾以女為死正所以究其達權處顔子便知夫子遇變而通必不見害於非命故曰子在回何敢死曰子在隱然見夫子不死曰回

何敢死隱然見巳不必死可與權矣　玩此則夫子之喜不喜回之不死而喜其所以不死姚妼輔氏之說意亦如此　大全朱子及蒙引俱以回謂夫子既得脫禍吾可以不死矣恐不是回之知子不死當不在既見其脫之後姚說是也存疑亦主此　子在回何敢死依朱子蒙引解是不輕死之意何等切實不當如俗解云回預知夫子必不死偶見黄黎洲一文主此說頗涉怪氣其病勢必至此　癸亥閏六月十三改正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章總旨　李衷一曰夫子語意分明謂大臣必能明去就之義識進退之節如二子臣事季氏便不是大臣體了非專謂其不能以道規季氏也觀上曰事君下曰弑父與君夫子原不以季氏當君父看　百方家問答問舊說此章大義全是逆折季氏之亂萌然否徐玄扈曰不然聖人雖有維公室抑私家之心豈有其人甫一發問不就事論事而先横一意於其先意必孰甚焉今人嘗若求之太過

并聖人心體亦無由見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節　張彥陵曰愚按時解錯會異字便以帝臣王佐等語入解不知此異字照下道字看正謂其挺然自立於朝廷不黨同混俗是也當屬氣節一邊說方是折季氏語氣

所謂大臣者節　胡凝初曰事君者先持個不可則止之節斯行得個以道事君之忠　道字内兼格心宣猷兩件然勿說做諫臣模樣

今由與求也節　須知具臣不必無才畧有才畧而仍謂之具臣切由求講方是

然則從之者與二節　胡北岳曰二子對大臣言特是個具臣二子對叛臣言還是個人臣或曰二子既不從弒逆之事緣何又事弒逆之家曰只為其昧了不可則止之義耳故於弒逆未著處不能决然亦非必到弒逆而後决者大全南軒說須細玩

子路使子羔為費宰章總旨　胸岡四書說曰夫子使

漆雕開仕而開不自信故夫子說之知夫子之說開則知夫子惡子路以仕為學之說矣

子路使子羔為費宰二節　未學而仕一則有任意之患一則有狗人之患

有民人焉節

是故惡夫佞者節　蒙引謂註學之已成學字指為政之道說則凡此章本文集註學字似俱當指為政之道說即質美未學所該雖廣而此處自指為政　然

淺說則兼脩身為政說看來蒙引亦似拘也已亥四月廿五

張彥陵曰惡佞是夫子平日之心也而是故二字則貼著子路來　何必讀書然後為學此正子路生平有政事而無文學之素履也强詞奪理巳是佞況其使羔之時此又非其本意乎　譚梁生曰夫子嘗惡子路以詐此復惡以佞何詐佞偏在子路不在他人也信人諱詐直人諱佞唯子路不詐故夫子偏以詐惡之子路不佞故夫子偏以佞惡之觸其大忌激

其深悔而其意自阻彼世之詐人使人面不赭背不汗即惡之何益夫子循循善誘亦何肯覿面稱惡以成不入之勢哉夫子終不聞罵他弟子而獨往往高聲大罵子路如野哉由由之瑟不一而足子路聞罵則改所謂聞過則喜也

子路曾晳冉有公西華侍坐章總旨　此章暮春一段象山慈湖作禪理會此大謬也正義謂曾晳能知時樂道此又一說也丹鉛餘録云曾晳知世之不我以

故為此言以銷壯心而耗餘年一降則為莊列再降則為嵇阮此又一說也蘇子由云點之狂必不可施於世夫子之與點以其自知之明此葢因同時程明道甚稱點有意抑之又一說也王龍溪謂春服熙熙即唐虞垂衣之治所謂以無用為有用又一說也譚梁生又主與點有禮之說然斷當以朱註為正若陽明謂曾晳是素位而行無意必不器正是朱子之意但陽明所謂無意必不器素位而行未必即朱子所

謂無意必不器素位而行耳高中玄又謂點與二三子有為巳為人之分夫三子固不可謂之為人然深求之亦不免為人之意猶之三子不可謂之願外然深求之亦不免願外之意辛亥十二月看見聖編記

曾點所見可謂之素位可謂之無意必但指其見性言便是朱子意指其見心言便是陽明意指其見理義之心言便是朱子意指其見知覺之心言便是陽明意壬申七月

要玩朱子所云曾晳所見乃是大本大根水之源

也　刁蒙吉曰才堪經世而無見於天理之流行則有用而無體子之勵三子恐淪管晏一流也學能見大而或束於經濟之手段則有體而無用子之勵曾晳恐涉莊列一流也愚謂此尚未確夫子不是防他到管晏莊列只是要他極大極實　大抵聖人之道充塞天地至大至實自聖人而下或見其一節而不能見其全體則擴而充之使極其大或見其全體而不能不疎於一節則反而求之使極其實戊辰十一月

一個點要與三子對看又要與開對看又要與回參對看大全勉齋黃氏一段最妙戊辰十一月　這一章見聖人造就人才之法曲盡其妙戊辰十一月　三子是器曾點所見是不器夫子不抑三子即是贊子貢瑚璉之意無求備之義也已已三月閻刁蒙吉講君子不器悟及此　看來若依圈外程子云子路不達禮則存疑將禮字作理字看甚是而莫春一段内便有一禮字在内謂夫子與點是與其知禮正朱子之意由

求赤皆未達為國以禮道理由又却多一不讓壬申七月

子路曾晳冉有公西華侍坐三節　何以是問他以何等抱負去應人知非是問其人知之後何等設施也要分曉

子路率爾而對曰節　徐岩泉曰子路言志是何等才氣何等綜理已視天下無難事夫子窺見他便有凌駕當時人才之意故付之一哂所以折其自負之氣也　按千乘句提起說攝是鈐制意見勢之難師旅

二句見時之難然二句遞說下見得一節難似一節

為之內兼政教兩意　政字又兼兵政養政　有勇

兼志氣技力等項

求爾何如節　求也為之內亦要暗藏足民根子而開

源節流等意只重可使足民上禮樂只帶言之既富

而教就化民上說

赤爾何如節　李毅侯曰各言己志不得粘冉求語落

下　蒙引曰宗廟之事如會同不必說諸侯字至孔

子方曰非諸侯而何究其實則指諸侯也按蒙引太

拘依此難道上節方六七十二句亦不要說諸侯之國

乎　顧麟士欲將宗廟二句串說謂會同是行於宗

廟中見於評張受先一節文此真大謬　小相據蒙

引禮相無小大之名只與從大夫之後一般甚是邢

疏謂相為主君擯者及賔之介也謂之相者於外傳

詞耳入門當以禮詔侑也卿為上擯大夫為承擯士

為紹擯卿為上介大夫為次介士為末介此云願為

為小相者謙不敢為上擯上介之卿願為承擯紹擯

次介末介之大夫士耳

點爾何如節　譚梁生曰子問亦時點猶撫瑟而未鼓

也藉一堂之中三子言志點鼓瑟以間之其為僭言

非禮孰甚焉則知曾點鼓瑟葢亦辭畢而點始鼓也

點爾何如葢點瑟終而夫子始問也　朱子曰點之

志亦非有擇於暮春想此時正當暮春便信口說來

大抵看曾點之志要於言外會意跡外會心點亦非

專愛行樂只是他一種洒落襟懷借眼前事為發出來耳若作實解便是說夢　吳因之曰所謂志大而畧於事者不是胸中無見漫云天地帝王如狂人病子之類正為彼已看破道理隨處充滿一段境界遂悟得堯舜孔子不過此理做成吾只消滿此理分量便是帝王便是聖賢故志不期大而自大耳　暮春一段須認道體如何聖人之體道者如何曾晳之見道者如何　樂天齋翼註曰吾與點也要暗合無用

之用意方得章旨　無用之用四字是王龍溪語不可用辛亥十二月　暮春一段及一貫章最易為姚江金溪所借當細參之辛酉三月　此節自蒙引云程子堯舜氣象之言微過於形容若謂曾皙狂者也未必能為聖人之事而能知夫子之志遂以浴沂詠歸之樂指為老安少懷之心曾皙與夫子豈若是班哉老安少懷之心天覆地載之心也適人之適之意多浴沂詠歸之樂吟風弄月之趣也自適其適之意多曾點之

志似未甚廣大夫子與之不過偶契其浮海居夷之云而然至楊用脩又云亢點也之志而不知聖人之裁則與桀溺之忘世莊列之虛無晉人之清談宋人之禪學皆聲應氣求響合影附不至於猖狂自恣不止豈非堯舜氣象一言為之厲階哉故朱子易簀之前悔不改浴沂一章留為後學病根用脩意與蒙引同但詆曾晳又甚耳然堯舜氣象一語終不可易

大抵聖賢言作用必有一段本領處所謂本領有就

真實無妄處言者則一貫章是也有就敬以直內處言者則中庸戒慎恐懼是也有就無意無必處說者則此莫春一段是也此等處異端無不可借若怕異端之借一槩不敢說此等話則是因噎廢食因始皇之焚書而咎燧人之鑽火也但曾點於此本領雖好不曾有細密功夫若說其本領處便似姚江金谿則又枉殺曾點矣故語類云點與佛老近似但佛老做得忒無狀耳此語正見其不同辛酉三月又記

刁蒙吉曰

天流於上地流於下點之胸次流於中上下與天地同流也　馮少墟曰曾點泰而不驕莊周驕而不泰

三子者出三節　點胸中先自有一哂為邦之意蓋彼只是高談性命謂為邦之事自可一以貫之不必沾沾講求區區自負故疑夫子哂由者在此且并疑求赤亦在可哂之例壬申八月　張彥陵曰上亦各言志指點說此各言其志指三子說禮乃文之以禮樂之禮所以陶鎔才技而協於中正之則者也其言不讓又

就中抽出言之謂即此率爾一對無這一點退遜的意思便知其不達為國以禮的道理但語意須渾融說 禮在設施上見讓在言論上見 百方家問答

云其言不讓看一言字便見是小疵 辛酉三月抄 樂天

齋翼註曰為國以禮此禮讓在設施上其言不讓此不讓在言論上看一言字便見其是小疵了不說讓者禮之實若欠了禮之實全不能為國矣如何是許其能乎 右此條癸亥評八科文另改正 程子註云子路不達為國

道理是以哂之若達却便是這氣象此段要活看只是舉一子路以示例不必謂求赤雖達却亦未必有是氣象也大全朱子二子才氣小之説殊不是　此條戊辰十一月看來亦不是　為國以禮句評者曰猶云用世者當以禮耳即在本身之氣度上言若實粘著為國講便從治國上生情此最説得好宋鳳翔墨云禮者君子所以治心即君子所以經邦浮而易竭者才亢而難馴者氣禮則自有心和而形和者無

論安危文武俱不可少此涵養人知則才大岀之小心人未知則厚蓄戒其輕發最明　李毅侯曰後半截語意通是與三子之詞　又曰哂由以其不讓也不哂求赤以其讓也此意亦須挿議然不是要緊話用之點綴則可切戒周折　觀點前後四問便見他行不揜言處若充得春風沂水氣象此處當不復更疑此亦是記者極仔細處

唯求則非邦也與二節　晳又問求赤非邦也與是其

認其言不讓意已差而率爾病痛仍看不出也總見未能充其春風沂水氣象處　點蓋疑由求亦不可以為邦只可佐治而不可主治故由不讓而見哂求亦讓而不哂不知三子皆為邦之才皆有可與處戊辰十一月

據註則夫三子句只主下視三子意亦各言志句只主褒三子說其言不讓則見許其能特哂其不遜求赤二節則即求赤之為邦而見由之可哂不在為邦即由求赤之皆可為邦而見其志之未可盡

非前後總是一意當再詳之　下視三子最確壬子定

吴因之曰宗廟會同二句就著為邦意講言赤志於宗廟志於會同則其所任者非諸侯之事而何彼其不曰願為邦而曰願為小相特謙詞耳使赤也為之小孰能為之大上二句正說他為邦下二句又破解小相以實之　據蒙引則三子所言皆是以君國之事自居而麟士則曰玩前後大旨俱言佐邦而不必遂自有邦而為諸侯蒙引是因之尤說得明　李

毅侯曰孰能為之大是巧語猶言赤為小相則孰為諸侯也　張侗初曰當日四子論志只各就本色信口說出聖門別無粧點伎倆只曾點氣象在當下日用平常自好然他却信不過到後來却從三子討個高下便覺他胸中走作矣他說個異乎三子者之撰便有個從來信不過根由一則曰各言其志再則曰各言其志正見人各有志須是直下承當夫子所以論三子為國處絶不把曾點並較此意極微曾點念

念要與三子比量所以不能信受喟然之意大凡學問要當下自己信得三子若信得只有勇知方足民為相却都是春風沂水此似難説若説悟得理即有勇足民為相都是春風沂水便不妨夫子何曾不許他若信不過恐怕春風沂水也是光景不是性地風光所以仍叫做一個狂不曾用得著　刁蒙吉曰註優柔饜飫優柔涵濡而不欲驟也饜飫咀嚼而不能舍也

附吾與點也至末節文震孟文評語類云莫春一段

所謂大本所謂忠所謂一者是也又云譬之於水曾點之所用力者水之源也三子之所用力者水之流也以此二條推之則夫子與點是與其有用世之本非與其忘世也此文會得此意　問點與三子是有待無待不同否曰莫春數語直是民胞物與氣象具一部西銘在內此三子有大小之別不止是有待無待之分　問夫三子者之言何如明季講家謂點自信不過故從三子討高下此可見其胸中走作處此

說是否曰此是點有下視三子遺畧事為之意非自信不過也語類云點合下見得個大不肯屑屑做那小的工夫與後世佛老近似但佛老做得忒無狀耳又云且如邵康節只緣他見得如此更不加細密工夫以此二條觀之夫子於點只患其執滯不患其走作也故仁山金氏謂下文皆所以實曾點此文亦極合仁山說

問語類謂點與佛老近似然則佛老亦有可與處乎曰要看近似字非謂其真同也大抵聖賢

言作用必先講本領所謂本領有就真實無妄處言者則一貫章是也有就敬以直內處言者則中庸戒慎恐懼是也有就無意無必處言者則此莫春一段是也此等處異端無不可借然借來雖近似而實不同　陽明詩云點也雖狂亦我師他胸中自認得一個點與夫子所與之點相去千里矣　問講家云其言不讓此與讓者禮之實讓字不同此是小疵若欠了禮之實全不能為國了如何尚許其能此說是否

曰以語類觀之則此章禮字不如克巳復禮禮字細密若禮讓為國之禮讓則與此節正一樣如何說不同若以其欠得分數少謂之小疵則可若謂其不是禮之實則不可　問此作似與道體上尚少一層發揮曰固是如此然在啟禎問此種文巳難得　問顧麟士欲將宗廟會同串說何如曰無論其說顯與註背且迂滯難通甚矣麟士之多事也　問據蒙引則三子所言皆是以君國之事自居而麟士則曰玩前

後大旨俱言佐邦而不必遂自有邦而為諸侯孰是

曰從蒙引可也宗廟會同之相亦可以諸侯相天子

言但在赤口氣中則不可說明

四書講義困勉録卷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四書講義困勉録卷十五 十六

詳校官左都御史臣李綬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邱桂山

謄録監生臣郭垣

四書講義困勉録卷十五

贈内閣學士陸隴其撰

顔淵

顔淵問仁節　王陽明曰克有掃除廓清之意無事時將已私逐一追究搜尋出來定要拔去病根方是真實用功到得無私可克自有端拱時在　袁七澤曰所謂己者何即下文視聽言動是也己禮非一非二

迷之則己悟之則禮己如結水成冰禮如釋冰成水故釋冰即是水不別求水克己即是禮不別求禮下文非禮勿視聽言動便是克己工夫　蒙引曰己是形色之己即下文視聽言動是也克己非克去其己乃克去己中之私欲即下文克去視聽言動之非禮也此段甚妙陳明卿大全刪本載之余所覽蒙引刪本不載　己字兼氣質之偏耳目口鼻之欲人我忌克之私説呂氏所謂物我並觀亦是克復内事但不

當專指耳若大全朱子謂物我並觀與克己全不干涉則又似偏矣己字亦不妨對人字說非人所同得之理便是己　謝註性偏難克大全止就剛柔言刁蒙吉復推廣之曰如性偏好貨則從好貨處克將去性偏好色則從好色處克將去性偏好名則從好名處克將去　又曰克盡己私誠意也皆歸於禮則心正而身脩矣此恐不然克復俱兼得身心意　克己克字是行的工夫蓋顏子平日知的工夫大畧已盡

此處只重在行上集註所謂至明至健是總顏子前後說不是謂此章知行並重也此章正所謂約之以禮　若饒氏云吾與回言於吾言無不悅是說博文此四勿是約禮此則又偏彼兩處難定他只說博文

劉炫曰克訓勝也已謂身也身有嗜慾當以禮義齊之嗜慾與禮義戰使禮義勝其嗜慾自得復歸於禮如是乃為仁也　仁與禮似有體用之分玩輔氏理虛禮實之說可見然則以禮對仁言則仁是內而

禮又是外也此尤可見看書之當有活法　葢以天理之節文對人事之儀則言則天理之節文在內所謂禮與已各自有內外也但此章禮字此禮之用章較濶耳以天理之節文對天理言則天理是內所謂仁是內而禮又是外也　凡內外體用動静皆當作三義對峙看　看書須得活法方妙葢此若合而言之則禮與已各自有內外若分言之則禮為內已為外又分言之則視聽為外言動為內又分言之則視

為外聽為内此看書到衆說爭峙處以此法求之大半冰釋　蒙引謂禮字只作天理之當然看而以輔氏限制等級一條為非然限制等級即是天理之當然似不必辨但須知其不專在外面耳　周季侯曰禮原非有實相可以舉似所謂有去翳法無予明法也　若謂禮無實相可舉則非聖人不曰理而曰禮之意矣但禮是我所本有只克巳而禮在是矣所謂有去翳法無予明法則得之矣　淺說曰自一心而

言則念念皆仁而無一念之不仁自一身而言則事事皆仁而無一事之不仁按淺說解克復兼身心言最明　據蒙引則首節兩個爲仁一樣據語類則不同然依註則蒙引爲是今姑兩存之　爲仁由已兼有難易二意易則以其在我難則以其非他人所能助然須側說益註重在易一邊也蒙引得之　由已二字所以形容直捷之極最得此旨益顏子爲仁無求助他人之理何待叮嚀　刁蒙吉曰機如弩機之

機一撥即轉者也機在人則我束手故難機在我則我操之而我發之故無難也

請問其目節　徐岩泉曰夫子告顔回以四勿其意重在視聽言動四字上不重勿字上工夫只在眼前此正是約之以禮　百方家問答亦載此說　勿字固是緊要然在克字内已包得不當至下節始提此為主腦凡大全語類重講勿字者須善看　刁蒙吉曰勿者禁止之辭禁者防閑之意止者遏絶之意勝私復

禮之機機字即在我而無難之機　存疑謂非禮勿視聽言動却就動上說聖賢有持敬涵養之功聖人不以告者動静交養是學者事顔子生知之亞静亦無待於簡點也此說不然非禮勿視聽言動原兼動静說觀朱子謂發時固用克未發時也須致其精明可見大全真氏又以勿視聽屬存養勿言動屬謹獨此又太鑒四項俱兼存省不宜分屬　查大全以四者分存省此似是嶶菴程氏說非西山說癸亥閏六月

存疑顔子生知之亞一段自妙朱子所謂發時固用克未發時也須致其精明者乃是本文言外意余初誤看存疑說正與程子制外養中之說合已亥六月初三

程子謂制於外所以養其中對仁看則禮與已皆在外故云制於外大全許氏及蒙引謂制之於外是克已也以安其内是復禮也恐不然已亥六月初三

朱子答呂子約云由乎中而應乎外是推本視聽言動四者皆是由中而出泛言其理之如此耳非謂從裏面做

工夫出來也制乎外所以養其中方是說做工夫處全是自外而內自葉流根之意非謂內外交相養與此章之文本不相戾文集卷四十八庚申看

語類謂克己工夫其初如何便得會自然也須著禁制始得此段要看得好要與克伐怨欲不行有別葢其為禁制同而所以禁制則異朱子只要人下工夫未暇辨其同異

以四勿配五事則勿字屬心又視聽言動皆兼思

嵌菴程氏云動兼思貌而言不必以勿字為心者非

大全辨或曰中庸喜怒哀樂以性之寓於情者言此云視聽言動以性之寓於形者言　管登之曰人心之主不在勿而在禮克義則在勿字中禮常為主自能照非幾之萌而克之不然雖欲禁止非禮而無及矣顔子不遠復其主全在機先葢勿從禮出禮不從勿出　依此則反重在復禮了此亦是提良知為主的話頭不知此是論力行不是論存心也且此禮字亦難當良知看　又有以人生而靜為綱以隨感

而動為目亦非克己即是綱目即是綱之目不分兩項存疑得之　請事斯語只就此脚頭踏處便是下手之時　譚梁生曰不敏請事則是足發不惰見進不見止之象是以其心三月不違仁也曾子一言則曰唯顏子九言則云然　徐岩泉曰顏子曰請事斯語甫出口而已已克矣禮已復矣豈待退而徐議克哉亦豈待臨境而後議禁哉　此亦是欲仁仁至話頭然仁遠章是當下指點此章是大成工夫似不得

作一様看　刁蒙吉曰註云程子四箴發明傳授心法最為親切學者宜深玩其所以親所以切而躬行之不可徒作文字讀也　又解視箴蔽交於前兼不正之色不正之書二意解聽箴閑邪兼防其淫聲防其邪說

仲弓問仁章　莊忠甫曰出門而介秦越使民而别貴賤此慢之生於妄者也無賓而視以為賓無祭而見以為祭此敬之生於妄者也以妄治妄終以藥發病

若功行圓滿必待并忘見賓承祭之心然後可　或問未出門使民時如何楊中立曰對境不動難　刁蒙吉曰敬以持已直其内也恕以及物方其外也

大全諸家多以内外體用分言敬恕須知恕未全是外未全是用但對敬看故云然當與參乎章參看

張彥陵曰須知恕根消處正顯得我全體圓融聖人說此二語不重在有效正重在自已工夫耳　吳因之曰顏子請事斯語乾道也曰乾道有徑捷要約之

意仲弓請事斯語坤道也曰坤道有積累愼密之意故講顔子請事處當云四勿只是一心只把一心去遏絶便可勝私復禮何憂巳之難克也唯從其事斯語而已講仲弓請事處當云爲仁之功一毫踈畧不得若不從敬恕做去便無頭緒便無入門唯兢兢於見賔承祭之語及不欲勿施而已如此說方兩邊移動不得　刁蒙吉曰言效便要他自考蒙引曰顔子不言自考者無待於此也豈其然新建新鄭及龍溪

諸公俱詆斥註說以為不怨天不尤人之說大謬矣

司馬牛問仁節　註心存不放四字說透言訒原故且勿入講恐碍下節　刁蒙吉解註中忍字用含忍堅忍二意

其言也訒節　難非力行之難是其難其慎之意

君子不憂不懼章　憂自內生懼自外入不必分當事未事　張彦陵曰不憂不懼即無入不自得意只據見成說内省二語是無憂懼根子然非教他方去用

功乃令他自已去想要到不疚地位當盡何等樣工夫　周季侯曰不疚從他心苗隱微處勘世上儘有事可對大庭質聖賢却自家查來覺自有過不得去處凡事須是仔細省察心上打得過方能不憂不懼靠著仁義道德只討得題目做去未便能不憂不懼也　薛敬軒曰君子對青天而懼聞震雷而不驚履平地而恐涉風波而不懼唐荆川曰險處惶惑原易處錯過不曾做得工夫也　多憂懼人與多言而躁

人正矛盾多憂懼人見難不見易也正當於此處想

出一個司馬牛

人皆有兄弟三節　大全辨唯適張氏曰宋哲宗時章惇復位怨劉安世尤深必置之死因復徙安世於梅州推士豪為轉運判官使殺之判官承意疾馳未至梅三十里嘔血死安世獲免可以知命矣他如鄒浩諫立賢妃竄於新州對友人田晝出涕晝曰使志完隱默官京師遇寒疾五日不汗死矣豈獨嶺海之外

能死人哉此又以義制命不以死生貳其心者也

君子敬而無失節　李衷一曰大抵司馬牛處兄弟之

間決有未盡道處子夏此言分明欲牛自盡恭敬以

感其兄䰟原不是欲牛把自巳兄弟舍置了認别人

做兄弟也意謂君子能盡個恭敬雖四海之内都是

兄弟踈者尚可親况親者乎何患無兄弟當從自巳

兄弟看不當從四海看　了凡亦主李說謂到此田

地四海之内將改㬥易亂而為我之兄弟矣况其親

者乎使雖而能遷善也是我能立命也我能格天也

固無患乎無兄弟也使其怙終不悛則是我立命有

虧也事天未至也亦何患乎無兄弟也子夏非爲不

得已之詞亦非意圓語滯　樂天齋翼註曰皆兄弟

以愛敬我言我無往不敬誰人慢我我無往不恭誰人

侮我　譚梁生曰說理亦靡靡可聽若周公誅管蔡

云何　又曰司馬牛憂懼之意多敬恭之意少敬恭

憂懼似之而非子夏之言正言君子益敬恭者無恐

於志不愧不怍之君子也　又曰處牛之勢唯有去而已子夏之言非寛其憂也策其憂也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計當持身避難秉禮異國是無兄弟而有兄弟也語曰患之將至思而弗憂則子夏導牛意也牛不能從至魋之叛宋欲滅桓氏而始出奔不遑擇國而處其亦晚矣

子張問明章總旨　此當與衆好衆惡章參看又當與先覺章參看　此章當合先覺章及何為則民服章

同看

子張問明章　子張問明意思分明要從遠處討明夫子窺其意向在遠故言汝欲明只就人情物理上明得便是明即此明得便是遠何必遠求都是因其務外好高之病而藥之明處全在不行上然其所以不行全在本體空明之晝此句不若蒙引存疑居敬窮理之説為精若在譖愬上料理則其不行處正是行無有是處　識先覺之賢便知明遠之故　譖愬極切近浸潤膚受之譖

愬極精細此段就切近上說大全輔氏就精細上說其實相發明蓋唯切近處精細即此是明即此是明之遠　宋羽皇曰家庭邦國無處不有譖愬同室相鬩骨肉參商皆此輩為之非設為之辭也　李東一曰人心本來自有明覺到被人欺來瞞去不是人能欺瞞得我都是我心中私意紛擾本體上不光潔不定静可以閒而投可以激而怒所以浸潤膚受紛然得行　李毅侯曰不行譖愬全在心體上說譬如鏡

然只在磨拭上用工不在照物上用工也　又曰問譖愬何以不行吾心之明何以不為譖愬所蔽曰此理在先覺章　魏徵言兼聽則明偏信則暗此只是所以不行之一端張芑山謂内多欲則小人伺間而進此即蒙引居敬窮理之説乃其本也　王宇泰曰不行謂譖愬雖巧而不得行之於我也非我不行人之譖愬也他人在行處求明所以不遠聖人只在不行處求明所以自遠　不行有兩解麟士以王宇泰

說為雅看來兼用為是　沈無回曰遠是就其明而賛之說不止於明者固不是說明之遠者猶屬兩層遠是其所以明處不遠之明止可言察不可言明㒷因之曰遠非旁燭遠到之謂乃精微深邃之謂全要看註中不蔽於近一句然不蔽於近何以為遠大凡遠處易看唯近處看不破且如天地鬼神往古來今雖甚幽渺寥廓然於我初無情識所牽愛憎所動故聰明可用而探索可窮唯耳目見聞之近毀譽是非

之間以情觸情以識投識聰明有所不能用察識有所不及施這等去處必非揣摩物情可得全是胸中原無情識種子所以種種變態當下銷鎔此視探賾索隱鉤深致遠之明何可同日而語故曰可謂遠也已矣如鏡之明者不必往燭萬形而其能不容翳處却便是遠也若只在照上用功不在磨鏡上用功此便流入億逆窠穴何啻千里　據存疑則明遠本領當在言外補出因之則混在本文說了存疑較清楚

譚梁生謂假女謁苞苴醉飽燕樂之利以行其譖諝安得不行指攘名奪位嫁禍陰賊之害以行其愬愬安得不行葢兩者從已利害起見非從人利害起見人之利害可視為隔膜已之利害必急於燃眉按此論甚好但以此講浸潤膚受則未切

足食足兵章總旨　此章說得常變說不得經權兵可去食可去而信不可去正是立萬世之經如何可說權李衷一曰大抵兵之可去食之可去都謂其有信

在耳去食不是主定必死直是恃信足猶可全活也
萬一不幸至死則寧以信死無寧以不信生信之所
係豈不大哉民無信不立不但財窮食盡之時相叛相
離不能一朝雖國富兵强之日相詐相傾而勢亦將
涣矣聖人談經濟實用畢竟歸重信字
足食足兵節　首節只重信葢借兵食以衛信非以兵
食而輕信也因之説最得　李毅侯曰帝王先富後
教井田學校相爲表裏民信之矣自在兵食既足之

後　又曰此章孔子意自重在信而今說者之意反重在兵食所以書義不得通曉

必不得已而去二節　兵食俱以周官兵食言若後世召募之兵稅畒之食則不待不得已而始去也　孫淮海曰無信不立不但說兵食可去而信不可去且以見欲足食足兵而必在於立信也食足而無信則倉廪之儲未有不為大盜積者兵足而無信則器械之用未有不為大盜資者且將并兵食而失之矣

吳因之曰去食去兵是斟酌於不得巳之中而權其所可去自古皆有死二句則獨揭信字另發一論以深著其不可無蓋上言其所可去民無信云云則言其不可去者非徒申明去食意而巳民無信全要見得為政者使之如此觀註寧死而不失信於民二句最要於使字上著力政行於常兵食與信俱存政行於變信不與兵食俱去故曰信者國之大寶

棘子成曰章總旨　李東一曰章中重君子二字君子

者主張風教維持世道之人也

何以文為節　譚梁生曰質勝文則野勝文且不可況去文乎子成不特文勝質而直欲去文存質是不特為野人之說而直為異端非禮非樂之說也

惜乎夫子之說節　王觀濤曰意主救世故曰君子言過於激故云失不可追唯有此意而乃為此言所以可惜

文猶質也節　文待質而立質待文而顯原是分拆不

開的　上二句只泛言文質之不可分虎豹二句方破文之不可去是比體不是喻體　此專以本質之質言須兼質朴之質方是　葛屺瞻曰如在士君子則須從文備物備儀方成觀美若純任本質便無以別等威而明體統在細民則止能任質僑野率真自得其便若加了文釆反張皇跼蹐　此段是以質朴對文釆言俱在外面論　文質以時言則不特後王用文即上古亦未嘗全廢文以人言則不特君子宜

文即小人亦不得全廢文以地言則不特治外宜文即治内亦不得廢文以事言則不特文事宜文即武事亦不得廢文此文猶質二句之意是論其理如此虎豹二句則以廢文之弊言廢文之弊不特君子小人無辨註獨以此言者舉此以示例耳　此段是以内而本質外而文章言

年饑用不足章總旨　王季和曰君民一體財用亦互相流注民富則互相流注者日增故不至獨貧民貧

則互相流注者日減故不能獨富君或不足民自有以供之君雖有備民將起而奪之民之有即君之有

三說當兼用若劉上玉謂均在徹内均是足的當緊從徹字透出利弊似太拘

年饑用不足節　存疑註云公之意葢欲加賦以足用夫年饑民正賦且不能辦如何又欲加賦乃是欲令後加賦使國有餘積以備凶年不致臨時缺乏不是目下就欲加賦也蒙引謂不可曉葢未得此耳

盍徹乎節　張彦陵曰盍字宜玩如云昔也徹行而足今也徹廢而不足則權之足與不足之間何不依先去行徹法語意虚活要他想那行徹法的好處出來

譚梁生以朱子合作均分之説為誤謂古今公私情事不甚相遠所謂一夫受田百畆受而耕非受而食也所食者百畆之餘故僅足八口也猶今之佃户此説大可駭異　存疑徹法兼貢助夏法十中取一民得其九公取其一助法十一中取一民得其十公

得其一註只云民得其九公取其一者就貢槩言也故曰大約云　樂天齋翼註曰宣公稅畝亦不曾廢了井田只是徹法外又加履畝之稅今但革去履畝之稅便是依舊行徹耳　節用意雖極緊要然却本文所無當在言外補說葢有若只要發出君民一體之意未暇及此　有若之意主於開源註則兼節流說　存疑哀公之加賦是欲富國也有若之輕賦是欲富民也　徹法行而三家不得自肆大全朱子亦

有此說然須知是餘意不可作正講

百姓足節　張彦陵曰百姓之足不足須根徹法之行不行來　譚梁生曰大夫陪臣之足百姓所以不足在官則不在民也百姓之不足君用所以不足在私則不在公也　陳之遴百姓足節文　百姓足之時無論賦額畢登而寇盜不作物價不騰抑且家給人樂無戾氣以干天譴而什一安得不有餘　百姓不足之時無論箕斂不應而寇盜費其半物價踴其半

且民窮財盡聚衆怨以召凶荒而什一安得不告匱
先王裕民多術而要不出於薄賦什一其迹耳蠲
租之詔歳下補助之恩時及一旦貸其强半矣　今
日瘠民多術而要莫慘於加賦什二亦其名耳吏以
巧取為賢民以稱貸救死十且征其三四矣　大全
辯芭山張氏曰宋神宗熙寧元年執政以河朔旱傷
國用不足乞南郊勿賜金帛詔學士議司馬光曰救
災節用當自貴近始可聽也王安石曰國用不足以

未得善理財者故也光曰善理者不過頭會箕斂耳安石曰不然善理財者不加賦而用足光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不在官則在民彼設法奪民其害乃甚於加賦此葢桑弘羊欺武帝之言太史公書之以見其不明耳按光之言甚正加賦固足以害民乃又有說為不加賦之說而其害乃倍蓰於加賦如安石之行青苗手實者後世不可不深戒也

又朱子云自古救荒自有兩說第一是感召和氣

以致豐穰其次只有儲蓄之計若待他飢時理會更有何策乾道中崇安大飢朱子立社倉法以救之此所謂儲蓄之計也陸象山云社倉固為農之利然年常豐田常熟則其利可久茍非常熟之田一遇歉歲則有散而無斂來歲缺種異時乃無以賑之莫若兼置平糴一倉豐時糴之使無價賤傷農之患缺時糶之則摧富民閉廩騰價之計折所糴為二每存其一以備歉歲代社倉之匱實為長利也按象山此舉足補

朱子社倉所未及後世徒知有社倉之法而不講求象山平糴之制無怪其名存實亡本以利民而反害之也黄氏震云社倉之弊至民不堪命或至自經愈謂此文公法也無敢議變震謂非變其法也救其弊耳乃請於朝䲪錢買田豐年聚租荒年賑散不惟不取其息併亦不取其本庶乎有利無害愚按黄氏不拘先法而買田以救其弊意固甚善然有散無斂民無後慮在良農固可助其不給無荒時失事之憂彼

情農亦私有所恃而不盡力於南畝則反以滋小民情窳之習助天而棄人亦非策之善者不若象山平糴之說為久而無弊也救荒者慎思之

子張問崇德辨惑節　張彥陵曰崇德工夫全在徙義上但根基須從實地做起故以主忠信先之二者原是一串事但論用力則徙義為實論立本則忠信為先　二者雖是一串而實有兩項對說為是麟士亦欲作一串解不必從　喬君求曰只是一個忠信必

奉此念為主宰然有悃愊為忠信拘攣亦為忠信却又去此取彼如遷移然則自一念之真實積為百念之高明日新月盛而不自知矣　沈無回曰人心之不變不化者是忠信義即此心之萬變萬化者也

義自兼内外而大全蒙引皆以忠信為内義為外者只以事之宜言也　主字徙字是工夫忠信與義是德饒氏謂忠信是德徙義是崇林次崖謂主忠信未有工夫徙義方是工夫俱謬䜟士不取饒而取林不

知何也　刁蒙吉曰主忠信而不徙義則有膠柱鼓瑟之患徙義而不主忠信則為權謀術數之學　聖門工夫只有博學於文約之以禮此崇德便是約禮中事辯惑便是博文中事比博文約禮又較切實些想立此名目是因人而施壬申八月閱大全朱子論胡氏之說識此　崇

非有所添增謂其不流於污下也

愛之欲其生節　張彥陵曰所愛惡雖主一人但上是閒說重兩欲字上下是實說重既又二字上條愛條

惡倏生倏死意上二句已含下二句只是疊上語耳

既字又字只要形容他惑亂意出非有兩層　徐自溟曰要在四個欲字上見惑惑只是個欲心所蔽耳

祛惑莫先祛欲　存疑謂愛惡只作一人看看來上二句還宜開說不必專主一人既欲二句方專指一人看　佐棻曰毋論好惡之僻即其人本自當愛當惡加一毫意思便於心體有累便是惑

君君臣臣章總旨　樂天齋翼註曰此章即正名之意

刁蒙吉曰還是核實之意

君君臣臣章　徐自溟曰夫子意在責成君父景公果善其言則當反其所以為君父者何如則臣子之經自此定矣乃其言曰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則是不揣一個頭腦而欲大家分任其責又安能以君而制其臣父而制其子也哉　刁蒙吉曰春秋於臣子弒逆者必重其責於君父君唯不君臣所以不臣父唯不父子所以不子端本澄源之道也詩書於君父頑悖者必重其責於

臣子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父雖不父子不可以不子負罪
引慝之道也四件四平說　譚梁生謂自晏嬰沮尼谿之
封孔子接淅而行反於魯時年四十二是歲昭公薨定公立
孔子自此用魯後去魯周流列國不復更入齊境矣是知
景公問政在昭公之世也是時弑莊公者崔杼也滅崔氏者
慶封也圍逐慶氏者欒高陳鮑也孔子之對不專在去陳
氏迨陳乞子恒弑簡公去孔子對景公問時且三十年所矣
片言可以折獄者章　聲清曰康誥論聽獄曰服念五

六日至於旬呂刑論聽獄曰察辭于差非從惟從大都欽恤用刑者貴遲疑不貴神速然則夫子何以片言與由曰此雖明與其捷實陰戒以驟也若曰片言折獄唯由若他人或不必如此驟決耳　忠信明決該得廣輔氏蔡氏皆就折獄說故蒙引以為小然蔡氏說亦渾　附李毅侯曰忠信是本明決是用子路片言折獄全在忠信上人心各有良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君能以禮讓為國則可以無訟矣

而況於折獄乎片言折獄全是未言之先有以取信於人故如此其去無訟者不言之化亦只在升堂入室之間耳程子所謂達却便是這氣象也

聽訟吾猶人也章　道德齊禮是乃所以使也

子張問政章　朱子曰若是有頭無尾的人便是忠也不久所以孔子先將個無倦逼截他　只重無倦以忠不重居之行之居行雖有心與事之分而無倦以忠則俱在心上說故雙峯謂此論為政之心最是

君子成人之美章　刁蒙吉曰誘導引也就未成時說
掖扶翼也就將成時說奬誇許也就正成時說勸勉
勵也就既成時說既成又恐其以一善自阻也故勉
勵之四字四樣意思皆所以玉人於成也　莊忠甫
曰人之美惡無所待而生有所待而成生由乎我成
由乎人方一念之初發也贊之以堅其志鼓之以決
其氣助之以壯其勢則其成也忽然矣若訾其疵以
敗其意陳其禍以怵其心散其援以孤其力則不成

也亦決然矣葢成與不成之機在心不在迹聖人特恐世人不察心而觀迹則有疑君子而信小人者故特别而言之　君子時借人以私便似乎導欲而長邪然其意歸於成美如謂好勇好貨好色爲無傷是也小人時繩人以正理似乎擁善而牖良然其意歸於成惡如樓護議論常依名節袁盎引義慷慨是也

小人之於人之惡也迎合之容養之而巳　高中玄曰國家用一君子則不止獨受其人之利而其成

就天下之善為利更無窮用一小人則不止獨受其人之害而其敗壞天下之善為害更無窮可不審察之哉　學者取友亦然

政者正也章　吳因之曰此與大畏民志同上下之道交相畏者也上有畏其下之心所謂赫赫具瞻是也然後下有畏其下之心所謂有恥且格是也孰敢二字可玩　若使今人遇一大人問政不知條陳出許多事件看聖人對康子何等要言不煩壬申八月

季康子患盜章　莊忠甫曰上不欲則下不竊非獨感化之說也多欲則斂重斂重則民窮民窮則不得已而為盜不欲則藏富於民民富而禮義附焉孰甘棄身於不義故曰雖賞之不竊　張子曰欲生於不足欲生於不足此與莊說雖非正意而可相發明　樂天齋翼註曰康子之問在弭盜以法夫子之對在弭盜以心　大全辯卓庵張氏曰北魏主問秘書令高祐曰何以止盜對曰昔宋均立德猛虎渡河卓茂行

化蝗不入境況盜賊人也茍守宰得人治化有方止之易矣唐太宗與羣臣論止盜或請用重法太宗曰當去奢省費輕傜薄賦使民衣食有餘則自不為盜安用重法此皆端本澄源之義所謂先自治而後治人也至僖宗朝王仙芝陷曹濮州黄巢聚衆應之攻剽州縣民困重斂者爭歸之數月間衆至數萬范氏曰自古盜賊之起國家之敗未有不由暴賦重斂而民之失職者衆也唐之季世政出閹宦不惟賦斂割

剝復販鬻百物盡奪民利使民無衣食之資欲不亡得乎按范氏此論即太宗止盜之意乾符三年僖宗令天下鄉村各設弓刀鼓板以備羣盜綱目深譏之孔子所以專言不欲而不及備盜之具良有以也

如殺無道章　如殺無道句說約所載鄒嶧山三說可兼用　欲字深看起念方寸盟心幽獨皆安於天理之粹然則意念所到之處即提醒開悟民心處而民自潛化於善矣　樂天齋翼註曰猶云真心好善也

有躬行以率之意不作欲民之善說　風草是借言
不是喻言
子張問士章總旨　此章即是為巳為人之辯但子夏
則防其於謹嚴處有箇為人之意子張則防其於廣
大處有箇為人之意　一真一假一欺一慊　闇然
而日章的然而日亡的是此章注脚　管登之曰子
張質最近仁益有善與人同之度而不以狷介為高
者其干禄其求聞皆欲公其身於天下也使在今日

則皆目之為萬物一體之聖學矣夫子所以嚴為之檢者為其氣度本近誠而僻習亦易入偽也好義下人亦子張之能事特分量為難滿耳唯質直少有未足而亦必無色取行違之弊也

子張問士二節　李𣪞侯曰何哉爾所謂達者一句為一章精神發出他病痛然後下藥

是聞也節　四書鏡曰達是我這裏達將去聞是要他那裏聞知我　譚梁生曰是聞也非達也如謂問行

與干禄是截然兩義也問行則是干禄則非也達者不求人之有譽獨求已之無咎聞者反是　是聞也非達也是説聞與達名義之不同夫達也者二節是説其所以致聞致達者須辯不是以上節包下二節也　葢我之所以致之者不同故世之所以報我者亦不同

夫達也者節　張彦陵曰質是質朴無粉飾直是正直無邪曲　佐案曰大抵率直的人只愁不會委曲不

怕他迎合人情但肯在人情上體貼便是自己不存適莫正善於比義者　此直字與人之生也直直字不同彼直字濶　吳因之曰註以所行合宜解義與别處因時制宜不同言只就素位中所宜做底去做更不奇奇怪怪丟起本身别做一樣驚世駭俗之事

觀察下人還是兩件世固有能觀察而不肯下人者有下人而不能觀察者饒氏謂是一件事恐非存疑謂觀察是為下人張本則亦是兩件矣而又以饒

氏之説為是不可解也然大全朱子亦説得不甚分明須再詳之　下人似亦不止在觀察　此意與刁蒙吉暗合　刁蒙吉曰或曰人之言色未必有公而無私以之為符驗可乎曰察之觀之以其公而無私也若毀謗之言忌嫉之色則非所問矣畢以自牧慮以下人也易所謂謙謙君子尊而光畢而不可踰者與蓋處心積慮之間實有不敢上人者非徒以其言與色而已也　學問既成之後雖有微瑕人多不敢

直指故尤不可不觀察壬申　徐岩泉曰慮以下人者縱我或有實行矣而人或不信我亦謙謙然只管自家做去便有人不知而不愠意此是為己實心實學學力到此自然誠能動物　尹孔怡曰此非謙恭以周旋人事也以下節反照乃疑不自居意下人者與無忌憚相反　所謂務實者兼實心實行質直慮下是實心好義觀察是實行註自脩乎內及充乎內二內字似當兼身心說與內主忠信之內不同

夫聞也者節　張彦陵曰色取仁便見行違仁此乃相

足之語無兩層　此節分明畫出一個鄉愿色取行

違即居似忠信行似廉潔意居之不疑即自以為是

意邦家必聞即衆皆悅之意　語類有一條說此與

鄉愿不同　樂天齋翼註曰行違據註是行實背仁

看來他非不欲假於色并假於行但事事合理則又

無以自便其私故不覺違背去了葢色為虛而行為

實實處却假不得　劉上玉曰亦有不自知其非而

居之不疑者此意亦可兼用　刁蒙吉曰今之學者一意做舉業固不待言即希聖希賢之輩或欲求譽於一時或欲著聲於百代其不從名上起見者葢寡矣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章總旨　蒙引謂崇德脩慝辯惑皆是心上工夫然看來德字似不專指心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節

先事後得節　蔡虛齋曰先事後得只是心力專一必

有事焉而勿正底意朱子以意思高遠來說崇德又是一意　然亦當兼說　先事後得大全朱子兩條一是未為而先計之一是方為而遽圖之　不曰德崇而曰崇德見這先事後得之心正所以崇其德而使之滋長也不可把德字倒在崇字上　吴因之曰攻慝目不他視耳不他聽努力向前專心致志一縮手不得一退步不得無攻人之惡不是聖人禁止他也不是脩慝者用力拏住須先認得慝字分曉那無

字便得力葢顯然過惡還易掃除唯在心曲隱微處那頭緒渾不見若真箇理會得便見前念方息後念又起此方按伏彼又跳梁方苦主弱而客强雖欲攻自是無暇凡暇於攻人者只是未嘗攻已惡也　惡顯而慝微然微必至顯故遲以為慝而夫子以為惡

四書鏡曰不必不從事於德而後德不崇也即一心以圖其事又一心以計其得則雜而不純便非崇德不必不從事於治巳而後慝不脩也即一心以治

已又一心以治人則自治緩而不切便非脩慝　樂天齋翼註曰一朝之忿言其忿至小非終身不可解之仇　袁了凡曰人心唯怒為難制忿不及懲則盪情滅性是不知有身也不能抑情制欲而傷其身是亦親之辱也此論是非不論利害　此論最精然是非利害還當兼說　譚梁生評了凡此條云聖學正不在論心而遺事亦非論是非而遺利害如此說似入細反入套

樊遲問仁章總旨　吳因之曰問仁而曰愛人問知而曰知人觀知人愛人並舉可知便是不相妨害了舉直錯枉二句即是明知人愛人道理舜有天下節又即是發明舉直錯枉能使枉直道理大抵樊遲未達以下只申明首節所寓之意非以仁知異用仁知相承作兩項開對

樊遲問仁節

樊遲未達兩節　劉上玉曰此處仁字絶不可露一露

則遲無復疑矣註使枉者直則仁矣及二者相為用

俱宜渾之

樊遲退節　李衷一曰遲只曉得夫子之言知故把能

使枉直之言都做知看謂既知其孰枉孰直愛便行

不去不知就能使二字便見知有轉移曲成處亦是

仁不必盡舉無錯乃為仁也遲問子夏分明見夫子

畢竟要分别枉直不免要用舉錯其初知妨於仁之

疑終未洒然　遲既以夫子之言專為知發則知妨

於仁之疑終未釋且復疑使枉者直之無與於知矣但對子夏說則只疑得使枉者直一句蒙引亦明其初知妨於仁之疑雖終未洒然然遲口中未嘗說出李說只可在言前說　下文子夏之答則併遲意中之惑都解之矣　吳因之曰何謂也言夫子論知之言如此實有可疑不知其果何謂也註未達能使枉者直之理謂未達此句是論仁而非論知之理葢遲唯合認舉直錯枉二句皆為知故有何謂之問　譚

梁生曰見字一經電切視也一形甸切顯也露也俗作現現字義屬物見屬人同韻相見之見本如字讀集註每一處兩音如儀封人前後音現中音見此章見子夏音建見於夫子音見

富哉言乎節　子夏解遲之惑只富哉言乎一句已盡了下節不過引舜湯事以足其詠嘆之意

舜有天下節　看來第四節遲非疑化枉之無與於知但謂舉錯是我所得主枉者直非我所得主必使枉者

直而後為知則天下之為知者難矣如此說方與註又字切若如蒙引因之之說則只宜用因字不宜用又字矣富哉言乎一句則解遲意中之惑引舜湯事則以見能使枉直為必然之理也自是兩截余向俱似誤看曰如此則註子夏蓋有以知夫子一句當在富哉言乎下何以置在舜湯節下也曰此固可疑然亦不必拘想朱子以此章兼仁知意為重故復說此一句於末原非指舜湯一節言也已亥十一月十六改　　圜外尹氏

註另是一様間架與圈内不合不特贊樊遲好問之為餘意也

子貢問友章　樂天齋翼註曰忠是一段真懇忠愛心在言前未有此言先有此心　張彦陵曰不可非不聽也謂其人不可以忠告善道即止不言所謂諒而後入也　此意亦本蒙引然須兼不聽説方是　李東一曰不可則止非棄之也機未投且俟之尚可後圖　理解曰不可則止者積誠以動之寛歳月以待

之非畏辱而棄之也　分之則三項合之只一件不忠告叫不得善道不善道叫不得忠告不可不止叫不得忠告善道不忠告善道叫不得不可則止叫不得不辱

君子以文會友章　吳因之曰君子會友果何所為欲藉之以講明天下之理也其聞見所資豈不甚重哉而抑又不但資聞見已也即為仁工夫全是自已著實做的亦是友以輔之而已此一節只要說得取友

之益意思透徹便是　顧涇陽曰自古無闗門閉户的聖賢自古聖賢無孤立無與的學問　刁蒙吉謂可作此章注疏

四書講義困勉録卷十五